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第七

記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者不以爲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爲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

與水際路遠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
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葭葦藂焉不以水盈縮爲高
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
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
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
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
北曰毗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
入於城中合茗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
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
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

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嚮而笑曰胡然而來
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爲友其
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
不以爲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爲異已俄而戴
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
吾堂之南靈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
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
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

中而後畏縮怯栗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爲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

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邈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跖，而顏子爲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夸爲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爲不足；衮衣之榮，君子或以爲辱。世以爲石，君子以爲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爲記。余嘗試爲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

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
塞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
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
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
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
言可以爲榮一言可以爲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
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
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
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
間萬物之衆蠕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

盪氣達而甲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
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
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
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
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
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
能默然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簽
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雁口既成官
有廨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
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滹沱
白溝東與郎城蛤蜊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
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羣川漫流營居水中士馬
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圓營去
卑就高舍危即安衆心胥說不日成之士強馬蕃
視昔爲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
無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

中營爲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
壯麗去地百尺憑高遠望可盡數十百里之外歲
時椎牛醢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士皆不敢
仰視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
樓而記之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
肅舍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廼名之曰明肅而求
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匾其額方今天子聖
明四海之內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
樂業除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屬橐鞬簡車馬從
乘輿巡幸蒐獮出入神旗豹尾之間示不忘武備

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
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况入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
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以說禮樂敦
詩書爲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
欲使士卒皆有尊君親上之心非是物其孰與於
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爲諸公勉是役
也諸帥既定議簽事劉公實董其事云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序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

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
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才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
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
士完州之境登進士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
未爲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爲大也百年不
爲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
君安仁完人也余往在江左識之及予來燕謂余
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
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
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爲之記

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爲迂疎不切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爲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爲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爲身修家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於正大得三十有口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曾玄則其雲仍也蓋思勉於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况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曰

元本曰缺下同

今據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元本曰只移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室且曰今可爲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峰巒崒律前包平原却倚絕壑山回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爲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

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爲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爲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爲之基。義爲之塗。禮爲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

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有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况茲園池臺榭之爲。不作於已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

於公也敢書以爲記

大雄寺佛閣記

闕逢涪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陋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哀人之施竭已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

後人敢以記請余竊嘉其志乃爲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爲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爲期故能闢隘陋爲高明化荆棘爲岑樓繚以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徼倖旦莫者所成就爲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爲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

元本堂一拓

元本堂二拓

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爲之四顧山川寂寥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爲之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輦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爲寺而自別爲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爲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啓佛

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爲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爲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璆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元貞二年了敬乃攜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閭公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膽入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

毋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修道場度弟子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祇亦大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爲文記其始末乃敘其事以爲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

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
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
與人煙絕多壽木靈草幽花上藥薈蔚藿藟蒙籠
蔓延於其上清冷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
之別所而栖真之福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
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
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攷矣己未江上之役兵
既解而宮毀於盜冲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

復于古昔拾瓦礫除蓁莽度才鳩工作而新之廼
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殿
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
為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游之殿又南為通明
之殿殿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東廡
之東為齋廚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鍾於樓
中樓東西面又為道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
庭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亭南為三門門東為
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
屬以周廊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

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
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
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
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君希紘某某成其終
由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
者復完廢者復興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
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
加焉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
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余同邸舍居久
之以記爲請辭不得乃敘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

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
道爲心今議者不得以迂闊而非之則斯文當日
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
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
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
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
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
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
盡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
乃得優游逍遙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

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涇道院記

淞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
行之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爲涇嘉興城西南
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
燬於兵火張君全真廼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
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闕以爲道院脫儒冠
著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爲事凡田疇所
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爲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爲
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爲栖士之舍其陽爲

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爲堤列樹松柏梅竹又
南數十百步有大朴數百年物作庵其下曰朴庵
陂塘環縈林木蔽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
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丙戌歷十
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賢莫
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
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淡
以求自適雖未爲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
匐顛仆於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煦妻子相
去豈不遠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

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翱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強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爲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采其言以爲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齊管夸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迄於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

諱仲字直夫個儻尚義晚節益自熹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吾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爲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爲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如其言爲卜相其宜創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

凡枿竹甕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余時與仲姬往造其間君蒿悽愴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於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公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彊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爲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搴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爵勲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爲之文當世祖時公爲平章政事臣爲兵部郎中趨走省闈識公爲舊承言論政知公爲詳敢不祇奉明詔公諱阿

元本老校其下平一字

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父字爲全氏曾祖諱乞赤也奴亦納里妣可呂竭失怙林祖諱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諡端愿妣張氏追封趙國夫人父諱乞台薩理早受浮屠法於智金未利可吾坡地沙圓通辯悟當時咸推讓之故其師又名之曰萬全事世祖皇帝歷大同路僧衆都提領釋教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統制院使積階資德大夫號正宗弘教大師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通敏妣李氏累封趙

國夫人初通敏公從父自燕還北庭生公兄弟三人已而被召留妻子北庭公兄弟稍長奉母東求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敏公居三年公從國師八思馬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語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歷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誼會國師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爲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別比至闕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得召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

知天象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領之乃以公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爲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世祖

登遐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於大都發祥里第年六十三以是月□日葬城西南剛子原通敏公兆次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於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爲世祖所知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脩選錄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

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賚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稟既學者益衆及尚書省立相哥用事詔公貳政公固辭上怒不許相哥政日橫引用羣小以爲腹心公彌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猶信用久漸乖逆又立徵理司徵責財利天下囹圄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上詔罷之盡以與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爲空相哥益怒數奏公沮格及相哥敗公一無所汙

然猶坐累籍沒相哥臨刑吏以公爲詰相哥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產裕聖皇后聞其廉正賜以金帛辭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又辭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乃受初成宗在潛世祖聖意已有所屬成宗屢遣使召公公託疾不往及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來我非爲棋具正欲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侯王者才五六人公必與馬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

矣於今殆無其比左右或呼其名上必怒責之曰汝何人敢稱其名耶公歷事兩朝餘二十年通昔未嘗安寢或一昔至再三召日居禁中彌綸天下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言每一政出一令下莫能知其自公也有譖公者公不辨而上亦不疑及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言災祥事預國休戚大不敬上大怒以爲誹謗大臣當抵罪公頓首曰臣不佞賴陛下含容天地之恩也若欲寘劉罪臣恐無復爲陛下言者上怒不已公力爭之乃得釋公所爲類如此公平生雅好推轂士由公

進者凡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紀而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常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娶邵氏封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岳柱資善大夫隆禧院使力學爲政有父風曰久著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官曰買住早世女一適榮祿大夫徽政院副使也速孫男三曰普達答里麻安僧女二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公始事裕宗戰戰兢兢夙夜在公名聞天子爲天

子使一話一言納民於軌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
究天人道通孔李保我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熙
衆生濟濟權臣怙勢羣小並起皎然失容出於泥
滓成宗當陽帝貽孫謀惟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
孔休其政孔脩物無不周義無不由成宗賓天公
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悲哲人之淚
竹帛煌煌千載無媿繼述濟美褒崇斯備刻辭豐
碑用勸來裔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
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
謚文貞康里公碑

粵若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明良相逢道同而德
一天爲之清地爲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
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
立泰平之基歷數千載其事紀於詩書不可誣也
唯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躬神武之姿心仁
厚之德混一區宇視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
熙熙知有生息之樂蓋將參堯舜而四三代時則

有以道事君不諛不阿躋世於時雍若臯夔稷契
伊傅周召之爲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不
忽木自祖父海藍伯而上世爲康里部大人海藍
伯事王可汗王可汗滅帥麾下遁去太祖皇帝虜
其全部以歸第十子燕真年十餘歲分賜莊聖太
后性恭謹善爲弓服事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
高麗美人名長姬姓金氏生五子次二爲公公幼
事裕廟於東宮間因簡衛士子俾師贊善王恂恂
從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衡爲國子祭酒公
時年十二眉目秀美進退詳雅已如成人父知其

非常兒請於上欲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學師事
許公性強記日誦千餘言有問必及綱領許公亟
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
起家爲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
使尋陞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
屬因便宜發廩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雨
入爲吏工刑三部尚書桑哥得政公數與之爭事
於上前桑哥怒切齒於公使西域賈人詐爲訟冤
者遣公美珠一篋公却之已而知其謀出於桑哥
因謝病免拜翰林學士承旨奉使燕南公弟野理

審班與徹里等間劾奏桑哥上怒捕繫桑哥遣使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桑哥桑哥誅命公爲丞相公讓太子詹事完澤是時上春秋高成宗將兵北方位號猶未正公謂相東宮舊臣則衆論自定國家自安矣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於是完澤爲丞相而公平章政事桑哥時賣官高下有定價上自朝廷下至州縣綱紀大壞在官者以掊克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爲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桑哥弊政首召用舊臣爲桑哥所斥逐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

薦舉雖毫髮之善亦無所遺桑哥之黨唯忻都納速納丁蔑理王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誅之其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由是人情翕然悅服每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至長吏爲政善惡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叅伍相驗無能欺者苟政績尤異輒上聞或賜璽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故當是時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內大治世祖莫年以天下事屬之於公嘗謂公曰太祖有言國家之事辟右手執之復佐以左手猶恐失之今吾爲右手左手非

汝耶上每與公極論治道古今成敗之理至忘寢食或危坐達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許仲平不及汝達甚先許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惶恐謝曰臣師見理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跂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君臣分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幸生汝爲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二三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哉已而顧謂侍臣曰此吾子孫之福也或上書謂征流求

國及徵江南色銀有詔集百官議而行之公力請於上爲寢其事公以朝廷庶政多仍襲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顧缺而不講已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爲規制使萬世可以循守用事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者至今爲恨大尉伯顏受遺詔立成宗召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成宗立以公爲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復甚力上聞之悚然雖已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嚴憚公或以私意干政公輒拒不從

繇是深以爲怨會公以疾在告上亦不豫久因構
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爲陝西省平章他日聖體稍
安怪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爲欺
立召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上以
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
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中書朝廷之政稍紊
於其舊久之丞相頗覺爲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
事對公引咎自責流淚滿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
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監察御史及各道
廉訪使者多擇士人爲之患吏不知義理言通一

經一史試吏及勸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科舉所
改苛法如按官吏犯贓子不得證父妻妾不得證
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慮完澤之後大臣中無可
繼之者乃薦荅剌罕哈孫自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召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武宗出
鎮北邊百官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
弟獻所騎馬明年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鷹一蓋
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喜劑量人才聞人有善汲
汲然求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
其客也世祖知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

元本人後君

元本七節下十二字

故人之家無所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碾磨之類
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薨於大德四年四月十七
日年止四十有六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弔是
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
城之民爲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
高位而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爲朝堂重
輕十年武宗追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夫人寇
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氏前卒生子回今爲淮西
廉訪使王氏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壽之女生子

元本七節下十六字

襲今爲集賢待制女立童適御史中丞相朶兒赤
之子不花二夫人皆與公合葬父官至衛率贈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母晉國夫人祖
父贈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河東郡公祖母河東
郡太夫人世祖臨崩賜公辟一曰汝死持此來見
我故公之薨與辟俱葬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此
銘曰

大哉有元皇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
一帝賚良弼整我皇綱儀爾百辟於唯魯公百辟
是儀篤學力行聖賢爲師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

長天官天官唯時廼董考工百工攸宜廼領司寇
直哉無私爰陟辨章百揆咸敘無言不讐帝所倚
注誅鋤惡草長養嘉穀晚領臺綱朝廷是肅父父
子子夫夫婦婦下毋證上風俗益厚當是之時陰
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熟成溥海內外於變時雍
匪公則賢維帝任公昔在唐虞臯夔稷契殷周之
世伊旦孔碩公之事君動與道俱雖古名臣何以
加諸帝將上天白鐸是授公今雖沒在帝左右王
城之西巍巍高墳樹之松柏鬱然如雲盛德之源
澤流子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十四年孟頫自布衣蒙恩擢兵部郎中時
員外郎程君天錫實爲同僚以故知之爲詳君天
姿樂易未嘗見愠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人
之急難若已處之有求者輒與無所靳其居官不
避事與之處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
近之孟頫自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頫既外
補君乃閒居不復求仕進徜徉閭里間自樂而已
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見君顏貌如渥丹
視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益知其所養者爲不淺

淺也。一日謂孟頫曰：禹圭家世居蒲，金末自蒲來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曾祖而上皆葬於蒲，道里之遼遠，譜牒之散亡，葬於蒲者既已不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思所以傳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久不泯哉？知我者莫如子圖，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爲我圖，所以傳久遠者。孟頫識。君且十年，其交情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狀敘而銘之。按程氏其先蒲人，世以農爲業。曾祖諱浩，字浩然，性機巧，凡工事無所不解。由是舍農而工，技藝之精出

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彥玉，資剛毅，以佃儻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亡，來居於燕。程氏之居燕，自彥玉始。年八十三卒。妣王氏，考諱震，字伯威，仕聖朝爲人匠，打捕鷹房等戶總管。慷慨不拘小節，既耄乃謝事。年八十三卒。妣路氏，治家愿而有別。年八十五卒。歲庚戌，總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外三里庄，以葬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域當御道。是歲八月，程君乃改卜於看丹造吉村之原，自曾祖而下三世皆徙葬焉。去古既遠，好名者衆，爭取先代賢臣名

士高官大爵者冒以爲其所自出不知誣其祖之爲過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實亦可謂淳實不欺矣抑余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十餘至程君起家爲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佚老年六十餘若四十許人而二子又皆秀發足稱其家書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意其上世積德之厚故天之報施若是耶其餘慶蓋未艾也君娶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霄次曰冲霄銘曰
惟元貞元年歲在乙未七月朔日作程氏先塋之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於蒲阪聖元割金爰徙薊丘既富壽昌看丹造吉實爲燕程始祖之藏施於後人其子子孫孫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芒芒往古得姓維均孰匪善積而後克振郝氏之先出太昊世裔孫封殷以采爲氏秦漢梁周咸有聞人至唐益顯位於相臣金有宛平卓魯之化從金居汴入元徙霸卒葬盧師爲燕始祖四子皆賢有孫孔武弼亮贊襄衮職是補慶延祖考大啟土宇土宇既啟再世維公孰匪象賢其先克封盧師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及檜曰昭曰穆敘

葬於斯子子孫孫聿來孝思維孝維忠天監不遠
我作銘詩百世其勸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第七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卷第八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二
世於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
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
長倍高侯輦致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
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復
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於地前行三

十有二尺。侯求余爲文，將刻諸石，爲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爲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事，得叅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爲平定知州時德政碑，言賣歷本、均課程、收皮革、興碾磑、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蕃及同知武州事楊述所爲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溝、郃、湫，以通亂柳導盤纏河，以貫裴邨，凡水之利無遺力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爲民倡，故雖功大力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

無以過之。蓋侯性朴質，強力絕人，有可以利民者，不啻若嗜欲，使侯得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宜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名贊，蔚州人，年十一，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家，爲農稍長，右三部俾領三千人采木，作大都城門，時至元四年也。俄佩銀符，見世祖皇帝於廣寒殿，授蔚州采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凡四爲采木提舉。由奉訓大夫改奉直大夫，泰安州萊蕪等處鐵冶提舉。尋知嵐州平定州，皇太后幸五臺，以侯爲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采木之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

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今七十六矣、上
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曾祖諱德清、儒而不仕、祖
諱萬從、太師國王爲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
不仕、葬以某年某月某日、立石以某年某月某日
墓在蔚州麥子疇、銘曰、皇帝公貴、未幾、外陽、
至頑者石、冥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脰而馳、芒芒之
中、有物使之、信哉、楊侯言不吾欺、興事利民、甚於
渴飢、孰謂鬼神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
下爲利、微幸已私、天則不佑、雖盛必墮、於維楊侯
先塋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有龜自至、負是豐

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

趙君謙甫墓碣

趙君諱受益、字謙甫、祖諱友、妣鄭氏、考諱成、妣郭
氏、由祖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
貞祐中、考逃難來濟南、卒葬歷城西南龜山之下
十里河之原、故遂爲郡人焉、君自弱冠習文法書
數、任事不避繁劇、當官者以爲能吏、省部入舉居
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倜儻、不事羈束、初
吳人黃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歸、
使子姪輩從學、待以師禮、黃一旦有南歸之思、君

厚贐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游宦江左數年視
他人所好子女玉帛棄若涕唾唯收書數千卷而
已觀斯二者可以知其爲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
六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娶宋氏齊南名
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有七子二人
伯曰元禎中曰元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元禎等
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於十里河之先塋
禮也既葬元禎等介道士張君來謁請余文將刻
石墓左以傳不朽余聞張君言元禎勤讀書元溥
爲吏廉謹鄉黨皆以爲善人又嘉其勤勤懇懇有

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久矣二子乃能若是
余何可固辭也哉嗚呼高官尊位未必皆賢卑位
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碌之士
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覽者以余言爲信雖
數千百載當勿毀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國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
聞其言行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
京兆杜陵人黃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
居鳳翔號縣歷五季而宋而金其墳皆在號其世

次隱顯自曾祖而上皆不可得而詳焉祖諱松金末仕爲乾州節度使儀幹雄偉以勇略聞金亡與其子自號徙汴自汴徙鎮又徙燕遂留居之壬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張氏先卒葬於號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光祖張出也年十六以節度府君蔭入宿衛十八從父避兵於燕險阻艱難中克盡孝道父喪衰麻薦奠皆有禮人稱其孝不求仕進善治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以先塋之在號也有歸葬之望故葬有闕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號數

千里顧終不能歸葬於號乃卜地於燕都之南大興縣西宜遷邨葬曾祖衣冠以爲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節度府君始實中統元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號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葬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茂以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卒再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二日卒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川字伯林爲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爲河間西汉股鹽塲管勾奉公盡職鹽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

君女事舅姑有道內外無間言良人卒誓不再嫁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一子善慶尚幼二子曰大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次曰守智字善父天資明敏方有志於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考以下皆以昭穆葬新塋禮也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爲孟頫言吾同里有杜伯榮者重厚縝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有券約百紙皆父兄以貲貸人者曰此吾父兄積德之惠何用微爲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壯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

者伯榮終不以爲已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別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敢不敬耆老欲聞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何必示耶伯榮之爲人如此一日與偕來謁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歲時邱壟不敢廢祭埽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燕之所由來大興敢再拜以請幸夫子爲文以銘之今謝不敏大興請至再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

律公之命不復固辭乃因其行狀敘而銘之大興娶李氏有子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銘曰

蕩蕩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公作相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厥後徙號自號徂燕豈祖是忘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既三世宅兆既安昭穆曷紀其宅伊何宜遷之邨其紀伊何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天福善人其昌其熾我作銘詩刻諸堅珉後嗣傳之千載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太原榆次縣人曾大父彥大父溫

父懋河東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室蒲察氏生二子公其伯也自少小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從事行省郝公幕下戊午授公太原路奧魯萬戶中統庚申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從上都命公與近臣也速答同管軍器監事至元丙寅也速答行中書省於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金穀調軍食轉輸供給未嘗乏絕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多壬申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公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

分道攻嘉定行省公曰大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其人慮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爲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正在此人於是以公爲成都路防城總管通管軍民事公鞠躬盡瘁知無不爲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於成都駟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邨公卒之前一日神色如平時忽召從行親友悉與訣別衆皆驚曰公神氣強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

誼謹毋厚葬具夜將半命其子偲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太原走蜀未至成都二百里羅江縣北十里許道逢公北王素識公問公將安之公曰吾往直北囑以家事甚悉王至成都詣家道所以計日公正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爲神娶仇氏先公十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婦道見稱親黨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葬於太原井谷邨之先塋二夫人祔殉以瓦器從治命也公豁達剛敏善謀斷有度量好賓客尚氣義字民以寬治軍以律理財以道既歿之

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幕府郝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有女年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燕貽書家人曰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其時矣當即成婚家人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莞鹽司管勾曰倜集賢侍讀學士曰倬龍興路富州同知女三人長適行省郝公之子四川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天挺次適東平轉運副使張仲端之子忻州秀容縣主簿藻次適汾州西河縣尹吳公之子某孫男七人

曰乞早世曰興宗曰興祖方向學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尚幼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元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公叔子集賢學士倜以孟頫往年嘗爲同僚語孟頫曰倜之先君既葬八年而墓銘未備倜爲此懼敢狀其行事以請孟頫辭至再不獲敬敘而繫以銘銘曰

凜凜李公人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財婉畫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曾未半百遽爾隕傾豈伊松柏蒲柳同零天畀公才百未一試稍假以年何所不至天既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

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死而不亡信哉斯語并谷之原是爲公藏刻茲貞石俾後勿亡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

姜公墓誌銘

公諱或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諸姜皆其後也曾祖而上譜牒已不可考祖諱某以財雄鄉里好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者賴以全活甚衆里中稱爲善人考諱椿質直尚志金末盜賊蠭起避楊安兒亂來水寨依張侯以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後大疫因之飢饉死者

相枕籍公隨考妣東西奔走若有相之者竟免於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稟資穎悟出他兒右日誦數百言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荆棘立官府公因侍父至府幕幕僚魏君愛其才留之幕下積一二年凡簿書會計之事問輒能答不差毫釐張侯賞異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事屬大數戶口俾公分領一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賴公裨益視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闕奏割陵州等五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叅議府事中統一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壇反狀已露

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璡反。諸郡素不爲兵備。璡引勁卒數萬。長驅襲濟南。據之。公棄父母妻子。脫身走從嗣侯。招集散亡。迎哈必赤王軍爲收復計。日夜親矢石。築長圍環城。璡不得出外。又絕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城中食且盡。人將相食。時嗣侯被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旦夕。昏夜求見王。計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曉陰陽人事。固可見也。王曰。子未生。先乞名。那有是耶。公曰。今

城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況先奉聖旨。明言李璡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城破之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王曰。然。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西門賊軍五六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之。皆解甲投器。仗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千人。公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大將分守東南西三門。禁外軍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既降。李璡自投水中不死。捕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中

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都，以公功多，奏於朝，授大
都督府叅議。會朝廷行遷轉法，授公知濱州。濱民
罹苛政久，戶口凋耗，田萊多荒。往往爲行營軍馬
占爲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桑棗者，又縱羊馬踐食
之，殊不聊生。公爲申省，差斷事官某分撥草地，民
地封土爲畔，豪奪不得行。縱軍馬擾民，擇其尤不
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
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
昔無粗麻今纊繒。太守之德如景星，未終任勾請
赴部。其民扶老攜幼遮道，馬爲之不行。俄授東平

路總管府判官。至元五年，御史臺新立，選才堪御
史者。公首在選中，馳驛赴闕。御史大夫引見，廣寒
殿。天顏喜，賜食殿上。拜治書侍御史，剛稜疾惡，不
避權貴。在任七年，用御史大夫薦，授河北河南道
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以疾不赴。
尋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移河東山西道。久
之，拜行臺御史中丞。暴官汙吏聞風而革者甚衆。
江左陰受其賜，再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居
三載，得告歸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生於兵間，長
能自樹立，好讀書，爲吏有能聲。而又及從元裕之

元本字口口五字

乙亥元本均缺

杜仲梁諸老游以文雅飾吏事故其風流豈弟爲世所稱屢任風憲之職能以片言折姦邪之萌輒車所至官吏皆敬憚不敢爲惡既謝事閒居課子孫藝花種竹小車時往來飲酒自娛童顏蒼鬢無衰老之態孰謂公遽以微疾不起耶公生於戊寅正月十四日至元癸巳某月日卒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侯氏先公三十年卒繼室赤蓋氏子男四人長曰迪吉次曰從吉侯氏出也次曰呂次曰璞女六人適名族孫男二人曰玘曰璧孫女七人將以五月庚申葬公於龍窩庄白馬山之原以夫人侯氏祔禮也迪吉等敘公之行事涕泣再拜請銘於余余之居吳興聞公名甚久及來濟南猶及一再見公于堂公既卒而不爲之銘情若泊然遂不敢固辭而銘之銘曰

姜氏之源出於太公齊失其國散居於東萊水之陽爰有苗裔來之濟陽以避其地天相陰德乃生令人險阻艱難揚名立身吏事既敏又服軍旅人一已十允文且武討叛完城厥功居多誰謂儒生不能荷戈升諸公朝出守渤海龔遂之政尚友千載峩峩豸冠兩登憲臺巡按四方奸宄爲衰既老

而閑以道出處優游卒歲五福備具蒼鬢朱顏謂可百年胡爲遽爾以疾終焉龍窩之原實維公宅芒芒來世尚視茲石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主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人其先出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二年進士第官京東道司農丞妣向氏母天資淑明無世俗兒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來汴京與監察御史田君同僚以母歸御史之子鄣德府君某御史室雁門郡夫人楊治家嚴母事之盡禮未嘗違顏色壬辰

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氏崎嶇兵間北度河來洛居高年邨兵火後家益單鄣德府君從事於相性疎財不事生產母手織紉以儉約取給奉御史甘旨無乏二子曰復字師顏曰衍字師孟復既長從事河間府君自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朝廷分遣學士周砥簡汰儒藉母命衍肄科舉凡例一月試中得免編戶府君卒河間母攜衍奔喪除服歸相而復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謂曰人孰不畏死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言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

幼幾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起汝家者屬在
復復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貴盡在汝汝勉之
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爲中書小
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爲
禮部主事師孟能自樹立爲時名士母之力也嗚
呼母誠賢矣哉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
諸途師孟前跪曰君非子昂乎余曰子爲誰曰田
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爲余曰衍聞諸鮮于伯幾趙
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數年未嘗
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於今□十年矣

海內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
余亦宜爲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於來
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與訔字中父青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
世而至府君皆家吳興秀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
圭是爲府君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
是爲府君王父其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新興恭襄
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
累贈通議大夫是爲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君

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叅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大宗正丞出知嘉興府治爲諸郡最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寶祐元年升軍器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二月

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以言者免二年差主管建康府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年升太府卿六年除祕閣修撰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言者罷景定元年五月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勅令所刪修官十二月除右文殿修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年四月升集英殿修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
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
鹽所十月除權戶部侍郎尋升敷文閣待制賜金
帶以言者免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九
月起知平江府兼提點浙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
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浙轉
運使除權戶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但落度宗踐
祚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元
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
嗚呼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

四以斂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
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
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年卒累贈
碩人子男八人孟頫孟頴孟頵孟頶孟頷孟頽孟
頽孟顙孟頽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頵奉
議大夫滄鹽使孟頽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頵承
務郎同知南劍州餘皆嘗仕宋而頽頽已不幸死
女十四人孟頵適沈昌言孟鼎適史周卿孟兌適
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良_良適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張伯淳孟家適韓巽父孟比_比適印真_直傳

孟益適通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沈光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既未嫁而夭孫男廿四人孫女廿二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程縣澄靜鄉鼎邨越十一年墓毀於盜至元庚辰抱痛改卜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睂目疎秀襟度洒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才任治劇而爲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誅之曰府君於時爲循吏於朝爲名卿於國爲信厚公族世以爲知言府君歿十二年而宋歸於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邱壠以爲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二月□日不肖孤孟頫述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

自吳興來遊吳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
水之陽因卜居焉曾祖新祖允祥皆不仕考德明
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至
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天兵渡江用歸附功授將
仕佐郎嘉興縣主簿嘉興當孔道地陋而民瘠方
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無慮以十數科條繁
興紛如蝟毛府君佐邑宰一以寬恤爲事情愴色
孚民歡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扑一不施而事集兵
後田萊多蕪悉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荒
尉缺員府君兼攝尉事設方略治盜盜是用弭縣

有疑獄久不決府君廉得其實一日命取網罟羅
積水中得枯骸冤乃得白民驚異以爲神吏奸無
所容因瘞死者衆府君具湯藥饘粥以給之多所
全活邑民至今猶以佛子稱之考滿上官咸薦其
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之志蕭然野服與父老相
過墟曲中談桑麻舊故以爲笑樂無復仕進意大
德五年夏忽嬰微疾起處飲食無異平時至易簣
氣雖微而神不亂撫其子斗元曰吾大期至矣遽
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八月十九日卒於辛丑
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氏淑德儉行親

黨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績紡相府君起家先府君卒數月已抱疾府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斗元也忠靖校尉海道運糧千戶女二人長適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孫女三人府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者扶持賑恤無厭戮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畎畝有加焉然自處澹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卯三年之喪畢將卜宅以葬而斗元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

大德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考妣之柩葬任水南之乾山狀其行事以余往嘗吳中與府君有一日之雅來乞銘余猶記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戲言情容蓋恂恂信實人也而又安知銘府君墓石耶既辭不獲乃敘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善慶鍾其家既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而仕佐邑雖微可以行志民受其惠頌聲載馳吏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餒囚野無廢田枯骨蒙仁獲伸其冤凡今佐邑孰如君者何必高位澤始及

下既仕而歸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其天古謂
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實厚之任南乾山卜
云其吉孝孫厝之考妣同室任水泱泱松柏蕭蕭
刻銘貞石千載孔昭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余既銘嘉興主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
言曰先生幸哀庭瑞爲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
即死將以先考之柩同日祔祖考妣之域唯先生
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而深悲之忍不爲銘君諱
斗元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資英敏居家甚理

梓蠱石作墓誌
解此者道也

素饒財而用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施與人有
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而去以漕海勞績佩
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俄而告間畢力
幹蠱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游田里者以君能
養志故也君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實爲一
編銀諸木墨本以施人欲使見聞者勸於爲孝可
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府君卒君服喪盡禮
忽苦足疾未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於己未四月
二十七日卒於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秋四
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

也、女三人、長適周斗明、次在室、次適朱謙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南、而以君之柩祔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者、布在方策、孰能博求、載籍而索、維此謝君、輯而成編、錫類教人、可不謂賢、匪維教之、又躬履之、棄官歸養、朝娛夕嬉、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嗇其報、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爲之悲、有子克家、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有元故徵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泰來、字復元、姓王氏、其先大名人、宋三槐文正公之後、五世祖諱逖、太常少卿、避靖康難、徙家江南、曾祖諱煥之、右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妣張氏、祖諱雋卿、承直郎、泉州德化縣令、妣印氏、繼顧氏、夏氏、父諱奎、風容韶亮、好爲神仙方術、自號蟾谷真士、嘗著蟾谷祛疑貫靈篇、行於世、初太常公家金陵、後又徙嘉興之華亭、故爲華亭人、蟾谷公在宋嘉定寶慶間、屢有薦於朝者、一再徵不起、一旦無疾卒、先是一月、作爲偈言、七十八年、在世中天、開震動景陽、鐘白雲得路、騰空去妙、有靈光

神機二字類誤

空不空徧告諸所與善者曰不踰月吾將順化矣至期日沐浴冠裳而卒人咸異焉妣張氏實生公蚤穎悟能念先跡遂世其學訪大道若耆欲奮不顧去人地遠邇意所領會雜能旁覩不名一行雖時曰小數學必精詣始習舉子業由鄉舉貢太學既而曰是不足爲棄去放浪江湖間跂足甚高神旆其辭所至人爭遮致之尚書陳公存叅政文公及翁太常馮公去非皆爲布衣交中書盧公鉞出帥江西延致幕下師事之未幾又棄去歸故里閉門絕不與人事至元十五年冬世祖皇帝遣使

中外廣延茂士於是浙西宣慰使游公首薦公公以疾辭明年春上再命御史中丞崔公趣徵上道又辭不起二十三年春侍御史程公鉅夫中書通事舍人帖木兒不花奉旨顯召兩人其一人儒學提舉葉李遂與偕見上歡甚館於集賢院上時召見公必有意可否事公持正無轉辭引與坐深語薄夜半即御所饌食賜之命中使及衛士秉炬前導以歸以爲常歲中葉公拜尚書左丞將授公以官時與葉公議語一不愜竟拂袖起曰無辱我於是力乞歸得告翰林集賢諸老與時之焜焜於朝

者咸賦詩餞之還居錢唐自號月友處士二十九
年春上命令丞相高公征爪哇遣使召公爲輔行
命下平章政事阿魯渾撒里公爲請以老病免資
好遊遇佳山水竟日終歲弗忍去風雨之時寒暑
之敘日月啟明乎西東乾坤象法於崇庠與萬物
之飛潛動植呈妍摘詭發洩瘦隱凡精神所及一
寫於詩濯去俗累皦皦然作不經人道語公蚤以
詩鳴寶祐開慶間有集行於時中書盧公爲之敘
引至是衰益賦詠銘贊雜著得凡若干卷藏於家
其遊情物表發興天倪蓋世所不能羈者一時南

元本七字

北人士號稱知道者皆執弟子禮性剛狷不爲縛
紕柔從又不爲喬宇嵬瑣之行與人交稍有乖於
義無親疎貴賤廣坐稠人間輒面媿不少借狠很
自臧一無所擬恁以故拓落於時而人亦罕得傳
其所學獨留江西時有周頑者宋丞相益國公之
裔躬拜公受學後竟不知所終里人至今相傳以
爲得仙云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致滄熱心痛體煩
食輒衰越翼日召其子一初曰由乎中者吾心之
清明也濁明者乃其外也吾白道而幽躬者也吾
之身天不能亡地不能藏顧未能視去爾累如脫

矐耳以至於足吾疾病矣急爲我備具時郡貳車
焦侯來問疾尚相與校其所蘊去未幾時輒具盥
浴已索紙書偈曰耳眼口鼻俱是病根無出無入
與天長存書畢輪左手指曰時可矣語絕而逝時
大暑三日所斂深衣幅巾色理柔潤照映如生公
生於宋端平三年丙申二月七日至大元年戊申
五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娶何氏先公三
十五年卒生男二人曰曉曰一初女一人曰福源
適姚氏又徐氏生女三人曰壽堅適鄭瑤曰妙淨
妙端皆未嫁孫男五人孫女二人公歿之十有五

乙亥元本抄錄

日二子用公治命從乾毒道闍維卜以口年口月
口日奉公遺骨葬西湖茅家步積慶山之陽書乞
銘孟頫從先生遊甚久頃仕杭三年無日不來雖
極寒盛暑不廢相與談連日夜殆有意引之於道
蓋嘗竊聞微言者也先生沒非孟頫誰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若先生
之於道蓋深知而未詣者也矯矯先生出處進退
與道周旋動而無悔白首衡門消搖卒歲人見其
死不死者在嗚呼千歲之下積慶之山當有白鶴
飛來還呼其子孫而語之猶旦暮之間也

任叔實墓誌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穹山寺碑求余書讀一再過曰噫世固不乏人斯文也其可以今人少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叔實之文也余始聞叔實夢寐思見之數年叔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叔實顏貌朴野與余言甚契自是相與爲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爲食而文日大以肆遠近求文以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叔實之於文沈厚正大一以理爲主不作廋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

之而有餘味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謹按君諱士林字叔實姓任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夸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化又再世而徙居崎山曾祖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君幼穎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廉訪完顏公深所敬慕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爲然乃命教諭上虞蓋作蘭穹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中書左丞相公以事至

杭聞君文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書院山長而長子未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藏於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未也不幸亦卒相同女一人環娘將以其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墓之域相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於霅水之上涕泣請銘其墓石余深悲叔實之不幸既弔其子相嚮而哭尚忍辭爲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叔實既厚其才又博其學文鳴一時道淑後覺曾不見用粗展其略院窮坎壈一病不藥木折於山玉碎於璞行道之人亦爲嗟若歸葬松鄉未也同城文塚在茲過者必式

義士吳公墓銘

君諱森字君茂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曾大父諱堅妣朱氏大父諱寔仕宋爲進義校尉水軍正將始寓建康之龍灣妣潘氏父諱澤承信郎移戍盱眙事淮東帥李公曾伯李公歸嘉禾遂與偕來樂武塘風土饒沃因定居焉妣沈氏李公移鎮沿海辟

君承信郎沿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至元辛巳征東省右丞范文虎與承信府君在李公幕府有舊故舉君爲管軍千戶師還隸高郵萬戶府移屯揚州告閒得請澹然家居性雅素好禮而尚義喜怒不見於面無聲色之娛唯嗜古名畫購之千金不惜延師教子捐腴田一頃建義塾以淑鄉里子弟創佛宇以便雲水前後甃衢路數千百丈系橋鑿井死施棺病施藥凡周急之事不間親疎樂與無倦人以厚德稱之至大庚戌廉訪司以名聞於朝表其門曰義士晚自號靜心益留意內典與二三

乙亥元本均缺

高僧爲友疾病遺令家人毋厚斂毋過哀泣種戶逋米三千餘石悉免之臨終神識不撓從容而逝生淳祐庚戌六月癸亥卒皇慶癸丑五月己酉享年六十四初贅費氏早卒再贅陳氏武塘承信陳公女男四人漢英漢賢漢傑漢臣女四人志純事夏禹錫志淑事陳良輔嗣勝爲尼志柔事陳昌漢英漢傑志純嫡出也孫男八人瑾玘理瑗珂瓊珏瑄漢英等卜以九月丙午奉柩葬所居西北三里麟瑞鄉之原以余嘗與其父遊深知其爲人不遠數千里書來京師求銘不可辭乃爲銘曰

